

荆楚与雅砻的对话

苏良雄



4月的山南,桃花与杜鹃花正如霞霓,由湖北省第一批援藏工作队承办的雅砻文旅节,正在有序筹备中。湖北首批旅游援藏专列——“藏源文化环线”号,载着240余名游客缓缓驶入山南。

哈达与切玛在迎接人群中传递,歌声从长江之滨一路飘到雅鲁藏布江畔,3000公里的山河在音符中缩短了距离。这是一场已经持续了30余年的文明对话,也是源自2000多年前文化对话的又一次春暖花开。

屈原的《天问》从“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起笔,一口气抛出170多个问题,问宇宙创生、天地构造、洪水去向、人世兴亡。多年来,学者对这部“有问无答”的作品困惑不已,或归因于错简散佚,或归结为屈原胸中郁结。直到有人把它放到藏族《世巴问答歌》的参照系中,谜团才开始松动。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范卫平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的《〈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指出,《天问》与《世巴问答歌》文体高度相似,都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巫史文献范畴。《世巴问答歌》流传于甘南卓尼三格毛儿藏族中,以问答讲述天地起源、人类诞生、部落迁徙,共31问31答436行。屈原所做的是把楚地早已存在的问歌体创世传统整理升华,写于祠堂壁画,使之成为文本经典。问与答的句式相同,答的部分不必写出。后人眼中的“有问无答”,在祭祀现场是一个完整的仪式单元——歌者问,神巫答,在场者了然于心。

2021年“诗骚与中华三大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范卫平提交的论文将《世巴问答歌》与《天问》并置,这是《世巴问答歌》首次进入中华文学比较研究的视野。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更深的事实,楚与藏,相隔数千公里,却共享着一套古老的文化语法,是同一棵文明大树伸向天空的两根枝桠。

如果说《天问》与《世巴问答歌》的对话是发生在书斋里的文本比较,那么楚布寺的甲瑞居楚乐,则是一场在地理空

间与仪式现场中持续了六百年的对话。

甲瑞居楚乐,意为“汉地十六乐”。“甲”泛指西藏以外地域;“瑞”为“瑞莫”谐音,意为音乐或乐器;“居楚”即十六。其乐器配置、演奏形式、音调风格处处显出中原汉族器乐音乐的特点,与藏地通行的器乐形式迥然有别。

甲瑞居楚乐的生成,与元明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密切互动有关。甲瑞居楚乐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活着的对话样本,用汉地的笛管笙箫奏出汉地曲牌,在雪山峡谷间回荡了六百年。这种音乐形式的存在表明,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度远超想象。

“藏源文化环线”湖北首批旅游援藏专列抵达山南后,游客们在雅砻扎西雪巴藏戏的古老唱腔和篝火晚会的跃动火光中,沉浸式感受藏源文化的魅力。几乎同时,湖北省第一批援藏工作队正在为雅砻文化旅游节的文艺演出做最后筹备,试图将两地的艺术语言熔于一炉。

湖北援藏的“文化赋能”正在多维推进。2026年1月10日,湖北省高校援藏联盟启动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或建制组建的高校援藏联盟。联盟确定的推进机制之一是加快“青藏高原

(山南)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实体化运作。文化援藏正从单次活动式交流,升级为长期制度化协作。

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秭归县屈原艺术团多次登上高原舞台,《跳花鼓》与山南藏族鼓舞以鼓为媒,在节奏的碰撞中找到了对话的语言——鼓声不需要翻译;2026年春天,昂仁县民间艺术团跨越3000公里来到湖北云梦。昂仁是藏戏鼻祖唐东杰布的故乡,藏戏已有600余年传承,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藏戏、堆谐、六弦琴弹唱在楚地竹筒的故乡响起——唐东杰布的藏戏与云梦秦简在同一空间相遇,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双重对话。

这种双向奔赴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援助”一词天然携带的单向性想象。

从《天问》与《世巴问答歌》的史诗同构,到甲瑞居楚乐的汉地曲调,再到雅砻文化旅游节的往返巡演和高校援藏联盟的制度化推进,这样的文化对话走了2000多年。如今,楚地竹筒与藏地绘画在展柜中并肩,黄鹤楼檐角与布达拉宫金顶在同一片天空下遥相呼应——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不同时代的深情拥抱和持续绽放。

钢铁森林的赤诚

——写给“五一”国际劳动节

黄师

塔器以钢铁脊梁刺破苍穹
管线的脉络舒展
第一缕油气
这不是都市的霓虹
是坚守与热忱淬炼岁月
凝结出的赤诚

当扳手拧紧每一寸坚守
钢架上流转的油气开始奔涌
厂房传来轰鸣的脉动
激荡出石化人滚烫的心声
把车间的喧嚣
酿成一首沉甸甸的赞歌

烈日炙烤着坚毅的身影
工装浸满执着的光泽
夜幕中灯塔点亮征程
每一道油流都是滚烫的信仰
比雨水更汹涌的
是石化人的潮涌理想

塔器把赤诚刻进钢铁森林时
风正教着管线里的光阴
那些沉默的钢,以挺拔的姿态
对话每一份坚守的真诚
像一群倔强的骆驼
把日子嚼成带油星的晨昏

夜晚,管线在厂房织就银色经纬
中控室的灯光比星辰还明亮
值班员的眼眸映着担当
仪表盘上跳动着初心
一寸寸,漫过厂房
漫过一代人的青春

达玛拉山在歌唱

扎西达瓦

曾几何时
纵然走遍千山万水
纵然赏遍四海歌舞
还是古色古香的弦子最动听
还是阿若康巴的舞步最洒脱
还是巍峨的达玛拉最迷人
俯瞰白云深处的身影,愿时光驻足久久把您端详
仰望阳光普照下的身躯,目光所及把您深深印刻
斗转星移,岿然不动
以沉默承载岁月
以巍峨丈量苍穹
沉静伫立,诉说着亘古的往事
云彩摇曳的脉动,描述着雨后彩虹的绚丽
酷暑严冬的淬炼,锻造出不屈的性情
冲破雷雨交加的天幕,点亮破晓之光
劲风吹散乌云,艳阳高照
一面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藏东大地
一颗颗闪耀的红星,镶嵌在藏东大地
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彰显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力
用鲜血、热血、青春、汗水
绘就蓝图
编织未来
开启新纪元

曾几何时
岁月掩饰不住您的披星戴月的身影
翻越高山峻岭
蹬过茫茫草地沼泽
冲出万千沟壑险滩
九曲回转,百折不挠
跟着北斗星走
扎曲河与昂曲河完美邂逅
拨响奔腾不息的音符
唱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迈开铿锵坚毅的步伐
编织幸福美好生活
轻歌曼舞唱响主旋律
携手相拥走进新时代

新征程
沐浴着阳光雨露
我们真切看到了
阳光普照藏东大地的大美景致
月光洒满藏东大地的最美画卷
雨后春笋的生机盎然
破茧成蝶的欣欣向荣
砥砺前行累累硕果
我们真切听到了
达玛拉山响彻山谷的铮铮誓言
澜沧江水奔腾不息的生命礼赞
藏东儿女脚踏幸福的舞步

啊若耶,昌都
您已乘着时代的航船,扬帆起航
乘着团结奋进的列车,勇毅前行
乘着神鹰的翅膀,见证跨越千年的巨变
五湖四海宾朋齐聚畅享美好生活
群山青衣云影,守护金山银山的使命已印刻在生命里
众水心激如镜,坚守绿水青山的信念已流淌在血脉里
达玛拉山欢呼雀跃展新颜
藏东儿女欢歌笑语冲云霄
话别昨日,展望明天
一切都在变
变得熟悉而陌生
一切都在变
变得令人心驰神往
一切都在变
变得如诗如画



绽放

杨青

走进西藏博物馆

雷学刚

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西郊,一座融藏式传统风韵与现代建筑神韵的文明殿堂巍然矗立,这就是西藏自治区唯一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西藏博物馆。

伴着讲解员温润而深情的讲述,我怀着对雪域高原文化的好奇与景仰,缓步踏入这座被誉为拉萨城市文化客厅的博物馆。徜徉于浩如烟海、灿若星辰的馆藏文物之间,高原千年文脉如长风扑面,直抵灵魂,我深深沉浸、久久陶醉,在凝视与聆听、触摸与感悟中,清晰触摸西藏的历史根脉,真切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磅礴气象与永恒魅力。

一部西藏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生史。漫步展厅,历史的脉络清晰如昨,文明的印记熠熠生辉。从卡若文化双体陶罐折射出的史前文明交融之光,到历代中央政府颁赐的印信、封诰、金册、玉印,无一不彰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与主权治理;从明代永乐款鎏金铜像,到清代金瓶掣签的金资巴瓶与金签,件件国宝都是国家主权、民族交融、血脉

相连的实物铁证。丝绸、瓷器、茶叶、玉器从中原万里迢迢传入高原,藏地工艺、艺术、民俗跨越千山万水走向区外,在器物流转、技艺互鉴、文化共生中,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休戚与共。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是交往的信物,每一幅画面都是交流的缩影,每一段故事都是交融的见证。

西藏博物馆是一部立体厚重、图文并茂的西藏百科全书,全景式展示西藏历史脉络与文化魅力的文明之窗。

馆内52万余件藏品,涵盖史前遗存、民俗器物、古籍文献、金银玉器数十余门类,串联起西藏从远古蛮荒到现代文明的完整长卷。“雪域长歌”基本陈列以历史逻辑为经线,分史前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民国时期、党的光辉照边疆五个篇章,以物证史、以史铸魂,完整呈现西藏社会发展演进轨迹,清晰展现西藏与祖国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进程;“离太阳最近的人”民俗展览,以生活习俗、生产技艺、节庆文化、时代新篇为维

度,700余件民俗文物鲜活呈现藏族勤劳勇敢、淳朴善良、乐观向上的精神品格与独特审美情趣。从高原先民的生存智慧,到新时代西藏的繁荣发展,西藏博物馆以专业策展、美学呈现、数字赋能,让历史可感、文化可触、精神可学。

西藏博物馆坚守文化阵地,勇担育人使命,以历史为教材,以文物为教具,以精神为旗帜,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感悟式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课堂,让精神之根扎得更深,让民族之魂铸得更牢。

展厅之内,一件件见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文物,一段段记录边疆发展、社会进步的史实,一个个讲述爱国奉献、守望相助的故事,无声却有力地传递着爱国是立身之本、团结是强国之基的深刻道理。在这里,历史与现实同频共振,文化与精神相融相通,引导人们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团结力量,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华民族的信念在高原大地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28载离别回第二故乡,一朝览馆心潮澎湃。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的文化圣殿,以文物承载历史,以展陈传播文明,以平台促进交融。它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雪域高原,闪耀在中华大地,照亮着民族复兴之路。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柳树发芽,是春天到来的信号。春风中的柳丝鹅黄嫩绿,近看杨柳青青,远观柳色如烟。

关于杨柳的得名,民间一直流传一段趣事。相传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运河,采纳了大臣虞世基沿河栽柳的谏言。他亲自种下柳树,御笔亲书把自己的姓赐给垂柳,曰“杨柳”也。就这样,杨柳便有了皇家的族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隋堤柳》一诗中亦有句云:“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柳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记录的便是这段盛景。

不过这终究是后世的传说,“杨柳”本就是柳树的古称,《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的依依之态和人们依依惜别之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杨柳”这个意象开始注入了惜别之情的蕴意。尽管历史早于传说,但隋炀帝赐姓的故事,还是让“杨柳”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文学与生活意象的重要叙事源头之一。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杨柳于灵动从容间,成为阳春三月最夺目的风景,呈现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动人画面。“柳”这个字,总是出现在“桃红柳绿”“柳暗花明”这类歌咏春天的词语中。

柳树的生命力极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儿时放学回家,行至河边的柳林路,一次随手掐了一截柳枝,回家将其插于院子前的鱼池旁。未曾留意,第二年春天,忽见新绿垂丝,在风中轻舞如帘。鱼池旁的一丛玫瑰争相开放,好一派花红柳绿的春景图。夏日我总爱蹲在柳荫下看鱼,阳光透过柳叶筛下来,在水面撒满碎金,鱼群在柳影里穿梭嬉戏,驮着满池的清凉。

可没等我看够,晚秋的一天,父亲打扫坝坝,将一身盛装的杨柳和玫瑰树砍掉。我都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琢磨透其中缘故:砍掉玫瑰树可能与刺有关,那杨柳呢?后来我才听说,柳树栽植很有讲究,正所谓“前不栽桑,后不种柳”。柳树的栽植位置以庭院两侧为宜,以左为好。有古语云:“东柳西桑,进益牛羊。”不过,究竟是否这个原因,我至今也未曾问父亲。

除了装点春色,柳树很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里。“山寺馈茶知谷雨,人家插柳记清明”,反映了插柳成为节令习俗,兼具纪念与辟邪功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确记载:“取杨柳树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古人认为柳树具有灵性,能驱避邪祟,故称其为“鬼怖木”。这是因为柳树含有水杨苷、鞣酸、水杨酸等成分,具有杀菌、收敛、



杨柳青青

何武

止痛等药理作用。古人虽不明化学原理,但通过经验发现柳枝可用于治疗皮肤瘙痒、小儿麻疹等症,遂将此功效神化为“驱病”“避邪”。

儿时的我生病卧床,母亲不时折了柳枝拿到床前,一边挥舞一边念叨着什么,然后将柳枝置于蚊帐顶篷。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奇的效力,但那缕清香气裹着的暖意,至今想来都觉得安心。

古人爱柳,不只是爱它的形态,更爱它的品性。刘禹锡《杨柳枝》中云:“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柳无限时。”道出了柳虽无桃红李白,却具有无限的生机。清代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透彻:“柳贵乎垂,不垂则无柳;柳贵乎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这哪里是写柳,分明是在写人:枝条向下垂着,是做人要谦卑内敛,不张扬;柳条柔长舒展,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内涵足够深厚,才有摇曳生姿的底气。

从《诗经》里的依依惜别,到隋堤上的千里绿荫,再到清明节檐下的那枝新柳,杨柳早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树。它藏在中国人的诗词里,活在传统的习俗里,也飘在每个人童年的记忆里。两千年时光悠悠而过,只要春风一吹,依旧是满岸柳色青青,年年岁岁,不曾改变。